

情调

朱金华

今年的闰月，把夏日拉得悠长。在这被延长的夏日里，蝉鸣成了动人的音符，编织属于这个时节的梦幻温柔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个叫“知了”的“叫唤”，带着鲜明的季节痕迹。现在讲究全球化，与国际接轨，为洋气起见，就叫它“蝉鸣”吧。

春阳刚漫过枝头新绿，它是藏在叶芽里的细语，此时的蝉，裹着土色外衣，从湿润的泥土里探身，怯生生地扒住树干。第一声叫，细得像抽丝，风一吹就散了，混在燕语草香里，像个怕生的孩子，只敢在暖阳最厚的午后，谨慎露出半声试探，叫声里带着潮气，裹着刚醒的懵懂。这是春天最浅的一笔，轻得让人疑心是风拂过新叶的错觉。

入夏，蝉鸣彻底扯开嗓子。起初是零星的宣告，一只蝉在老槐树上起头，“滋滋”一声像琴弦突然绷紧，紧接着满树的蝉都醒来，成百上千的声浪叠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把整个夏天罩在里面。正午的日头正烈，这声音愈发挥洒得尽兴，粗粝、滚烫，带着阳光烤过的树汁味儿，从树梢漫到墙角，从河岸淌到窗棂。它们像是在比谁的调子更高、气息更长，把积攒了一季的力气

真情

乔永华

真没想到，我为父母从县城订回一桌好饭菜，却让他们呕吐折腾了一夜。

长期在外打拼，孝顺父母常常只能靠电话里寥寥数语的问候，夜深人静时，一想到远方的双亲，我满心愧疚如浪般翻涌。除了电话，我能做的只有经济支持，明知父母最渴望陪伴，可这恰恰最难做到。

父母已过古稀，大半辈子在农村度过。艰苦岁月里，他们为养育我们、供我们上学，不辞辛劳，用柔弱身躯撑起家庭。岁月如刀，在他们身上刻满痕迹：父亲步履不再矫健，行走蹒跚；母亲的腰因常年劳累而佝偻，一举一动都透着生活的沧桑。

这个假期，我出差路过老家，决定停下脚步看望父母。刚到家，父母眼中的惊喜与激动，让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既欣慰他们的爱始终不变，又痛心自己

家谱

侯亚东

国有史、方有志、家有谱，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的三大支柱。今年我萌生了写家谱的念头，源于5月份拜读了康华兰先生在年初出版的《家风》，让我迫切想做一个有“谱”的人。

《家风》结尾处写道：“我们都该修家谱，如果你现在找不到家谱了，那你先做一件事，从你这里开始修好五代家谱就可以了。随后，你的孙子再接过接力棒，接着往下写。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，这源于宋代欧阳修创立的“五世一迁”编修法则，其让家谱从贵族专属推向民间，形成了全民修谱的文化现象。“只有写好小家谱，才能写好中华民族的大家谱。”家谱文化至今为我们保留着回家的路标。

还记得2003年春节，我曾和爷爷讨论过写家谱的事。爷爷说：“过去不

抖落出来，连风都被这声浪推着跑，带着蝉鸣的灼热，扑在脸上、胳膊上，这是夏天最张扬的注脚。

秋意漫上来时，蝉鸣便换了调子。先是声浪稀薄，不再成片喧嚣，而是三三两两的余响，藏在渐黄的叶片缝隙里。声音低沉，没了夏日的尖利，多了些沙哑，像老人在檐下絮叨往事。风过处，落叶打着旋儿飘散，蝉鸣混在里面，忽远忽近，带着凉意，在跟夏天告别。到了深秋，最后几声蝉鸣，细得像游丝，被秋雨一打即散，只留下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晃，回响贯穿三个季节的光阴絮语……

远离故乡到山城过活，除了寒冷的冬季，蝉鸣从未离开过身旁。清晨，第一缕阳光带着些许清凉，洒落在窗前的树上。蝉被这温柔的光线唤醒，先是发出几声轻吟，声音清脆，如同荷叶上滚动的露珠，剔透灵动。紧接着，一只、两只……越来越多的蝉加入演奏，歌声交织着打破清晨的宁静，为新的一年拉开热闹的序幕。耳边的蝉鸣此起彼伏，微风拂过，柳枝摇曳，蝉就藏在茂密的枝叶间，不知疲倦地歌唱着。午后，阳光炽热起来，蝉鸣也愈发激昂。此时的蝉，像一群不知疲倦的摇滚歌手，将积蓄已久的热情毫无保留地

行孝中的尴尬

陪伴他们的时光如此稀少。

晚饭后，一家人围坐唠家常，柔和的昏黄灯光洒在脸上。欢声笑语间，我忍不住留意到父母愈发苍老的模样。他们脸上皱纹更深了，白发也更加醒目，皆是生活留下的印记。

次日，我一心想着好好尽孝，提议带父母去县城转转，吃顿好的，却被他们不假思索拒绝。一是怕给我添麻烦，二是舍不得花钱。无奈之下，我联系县城的战友订了一桌菜，自己驾车取回。

一家人再次围坐，饭菜的香气在屋内弥漫。我不住地劝父母多吃，想让他们尝尝平日难得的美味。父母微笑着点头，尽力成全我的心意。

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份自认为贴心的孝心，竟成了困扰。后半夜，我被父母房间传出的动静惊醒，急忙跑去查看。只见父母正因胃部不适恶心呕吐，那痛苦的模样让我心疼不已。他们折腾了一整夜，我在旁焦急却不知

做一个有“谱”的人

论贫富，家家有家谱，后来因为战乱，很多人连命都保不住，更别说保存家谱。我从小听老辈人讲，侯氏始祖是东周春秋时期的晋侯侯缙，后人遍布西闫镇各村。”爷爷15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后离开家乡，离休后还专门去过位于西闫镇十河村的侯氏家庙，那里有一副对联让他印象深刻。“以姬易侯垂思远；周及今世泽长”，言简意赅概括了侯氏的渊源。爷爷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父母早逝，只知他们的姓名，其余一概不知，好在回祖籍能找到家规、家训、家风，可为写家谱提供依据。之后因各种原因，此事被搁置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爷爷奶奶已离世，我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，当年随口提及的写家谱之事，终落到了我肩上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多次回祖籍地，其中2006年、2009年、2012年三次专门系统抄录了家规、家训、家风，还认真

释放，歌声响亮悠长，仿佛要穿透炽热的空气，把整个夏天的故事都说尽。走在树荫下，蝉鸣在耳畔回荡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偶尔有几只蜻蜓在眼前飞过，轻盈的身姿为燥热的午后添了一丝灵动。

闰月夏天，注定与蝉鸣紧紧相连。傍晚，夕阳余晖洒在山城，给万物镀上金边。蝉鸣渐渐变得舒缓，经过了一天的狂欢，它们有了些许的疲惫。此时的蝉鸣，少了几分热烈，多了几分温柔，在轻声诉说一天的眷恋。几只白鹤在水面嬉戏，时而振翅飞翔，俯瞰街景；时而盘旋打斗，漫步浅滩，好不惬意。

夜深了，万籁俱寂，只剩蝉鸣断断续续。这声音在寂静夜里格外清晰，仿佛在与星星对话，抑或与月光倾诉。我撂下白日的劳累，与妻一道绕城漫步，听着轻柔的蝉鸣，思绪随之飘远。在这闰月夏末，蝉鸣像时光的使者，带我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，又引领我憧憬未来……

闰月的蝉鸣，是大自然赐予的珍贵礼物。它拉长夏末的时光，让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夏日的热烈，品味生活的美好。在这蝉鸣声中，故乡仿佛就在身边，岁月的细语告诉我：珍惜每一个瞬间，它们都是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风景……

所措，满心都是自责。

清晨，看着父母因未休息好而憔悴的面容，我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满心的善意，怎么就成了伤害他们的“利刃”？见父亲还没恢复，我赶忙去镇上买药让他服下。伫立床边，望着他们孱弱的样子，我陷入沉思。曾经，我为努力奋斗、给父母经济支持、偶尔带他们享受美食，就是尽孝。但经此事才明白，孝顺不止于物质馈赠，更在于真正理解他们的需求，给予用心陪伴。

父母年事已高，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与过去大不相同。我自认为的“孝心”，没顾及他们的实际情况，反而添了痛苦。因工作紧迫，父亲尚未痊愈，我便再次登上列车，奔赴远方。

坐在车里回想此事，满心懊悔。我暗下决心，日后尽孝定要慎之又慎，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每一刻，用行动弥补过错，不让他们再因我承受痛苦，让他们在余生感受到无尽的爱与关怀。

参观了爷爷提到的侯氏家庙，这些都为今年写家谱提供了重要依据，也节约了不少时间。此次修谱从爷爷奶奶写到今年刚出生的小儿子，共四代15口人，跨度百年，包括每位成员的生平简历，不算复杂。我利用双休日和晚间休息时间，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完成。家谱由谱序、家规、家训、家风、历代家庭成员五部分组成。

有了家谱，便不再困惑“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”。过去因长时间没有家谱，不知祖先姓名与籍贯，总觉人如无源之水。而写好家谱，也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和认同感。

我认为，家谱是一部生动的家史，记录着小到一個家庭，大到一个家族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通过家谱，我们能了解家族起源，感受先辈的奋斗精神和智慧，认知自身的根脉，在前行时多一份笃定与担当。



韭花酱和《韭花帖》

苗富岭

正是收获韭花的季节，每年此时，我都会应时节制作韭花酱。虽超市常年有售，但总不及自家做的吃着得劲、放心，故而我每年乐此不疲，因它是我始终的所好。

韭花酱好做。将买回的韭花择净冲洗晾干，剪去花蒂，便可入臼捶春。捶春前提前放入切碎的苹果和姜，加适量盐，捣成糊泥状即可装瓶收藏。喜欢吃辣的可加上切碎的青辣椒。苹果可保鲜，让酱始终绿莹莹的，望之有食欲；姜可平和韭花的辛冲味，还能增香；盐是五味之首，作用自不必说。

韭花酱味冲，爱者食之如甘饴，闻之浸脾胃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不爱者闻之如遇臭豆腐乳，唯恐避之不及，更莫说食用了。食过者不宜去公共场合、人多处飘荡，也不宜与人对谈，这是每个爱好者应记的规矩，免得让人不适，失了厚道。

每逢这个时节，身为书法爱好者，很容易联想到书法史上那幅有名的《韭花帖》。

《韭花帖》是唐末五代书法家杨凝式创作的墨迹本行书作品，有“天下第五行书”之称。相传是杨凝式醒后饥饿，得韭花珍馐而食，心中惬意，灵感大发而作。其字体点画生动，结构端稳，风神简静，既见端庄温雅，又显结体妍丽，以精严技巧表达出含蓄的文人之气。不同于《兰亭序》的轻快巧丽，《韭花帖》笔画的气息更加质朴沉着。在结体上，奇中寓险，险中见奇。章法布局上将字距与行距拉得很开，是真正的清朗宽绰，这种布局在杨凝式以前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，大概与他此时追求简淡萧散、自然有关。他早年师法欧阳询、颜真卿等名家，上溯“二王”，取众家精髓而不被圈禁，于不期然中走出了唐人书法的境界而开一片天地，身后又开启了宋代尚意书法的先河。

以上网络评价属一家之言，难免流露作者之观点与学养，自然会有仁智之别。

我亦有感悟：《韭花帖》之所以在书法史上地位不凡，当有其不凡之处。作者处在唐朝之后、宋朝之前，而“唐人尚法，宋人尚意”，此帖正是由法向意的一大力作，起到了承上启下、勇开以意领先之先河，故地位显赫，独占一席之地。

这不过是作者得友人馈赠珍馐，食之解饥舒心后，心存感激，随心所欲、率性而为的一帧书法小品，事前无准备、无酝酿，完全随心随手，结字与布局皆随性，反倒成就了其独特地位。

古人写字，想必没有今人所谓的“书法”概念，更没有赋予它太多附加功能——使其有了功利，有了攀比，有了原本不属于它利益，动辄将你所写之字体，归入王体、颜体、柳体等，说你临过谁的帖。这不科学，正如让你说出身体里哪块骨骼吸收了哪顿肉的营养，下肢肌肉的形成是吃了哪根菜的功劳等，匪夷所思地非要将人体各个部位的成长和吃哪顿饭产生联系。书法亦同理，一位书家经过日积月累地临帖、练习、创作，已形成自己的风格，集大成者何必强归类别？杨凝式就是有个性的大家，《韭花帖》写出了本真，不必深究其中有多少王之风骨，有几笔颜之脉络，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他，无可代替，无可比拟，无可超越。

看《韭花帖》，使人想到了“轮扁斫轮”的典故，临帖也要，看帖也要，非得亲力亲为方可有自我汲取养分，成就自我的机会和可能，一味地人云亦云，永远不会有突破、提升。

一位书家的成长和形成专属的特色，与其个人的天赋、爱好、个性、经历、学识等密不可分。有了天赋，加上努力，相当一些人学了出来，走了出来，而有些人误在某个弯弯里，一辈子都走不出来，更别谈有个性、有特色了。

凝式之帖，韭花之酱，看之悦耳，食之可口。看后食毕，得些许感悟，抒一点己之心臆，对否，任看官论之，评之，一切均可。